

萧 严
马 歌
原 著 改
著 编

TIE

LI

HUA

铁梨花

遁逃，终挣不脱宿命的纠葛

易逝，空叹一段儿女情长……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严歌苓 改编
萧马 原著

TIE
LI
HUA

铁梨花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梨花/萧马原著; (美) 严歌苓改编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 1
(严歌苓作品集)

ISBN 978-7-5502-1211-4

I. ①铁… II. ①萧… ②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7306号

铁梨花

出品人: 王笑东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张萌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版式设计: 左巧艳
责任校对: 林丽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61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211-4

定价: 2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最

先看见的是三尺高的黄烟。一冬一春都不见一滴雨，逃荒的人把黄土路都踩酥了，是人是畜，还没上到漫坡顶上，坡这头就先看见了人畜们踏起的尘烟了。一支响器响了，好透亮。另外三支响器随上来。漫坡这边的人想，可是有荒唐人，这时候娶亲：太阳都快落了。

这时一顶鲜红的花轿让黄色尘烟托着，从漫坡顶升上来。逃荒的人们忘了他们要去扒那趟五点钟通过的煤车，一起朝路尽头微眯着眼，半张开嘴。他们想：又错了哇，走在最前头的娘家舅呢？这是谁家娶媳妇，老大的排场，没一点礼数。

一匹枣红马从后面跑上来。漂亮牲口！舅子也漂亮，不过太年轻，只有二十四五岁，身上的黑贡呢长袍一水都没洗过，一个大红缎子绣球让宽宽的两根红缎带子打了个交叉绑在胸口。这舅子

身上起码裹了二丈红缎子！

响器班子有十二个人，十二身红缎子马夹。大荒了两年，娶媳妇敢娶得恁阔，除了县城里的赵旅长，不会有第二个人了。旱涝都不耽误赵旅长发财。赵旅长不是有媳妇吗？有多少媳妇也不耽误赵旅长再娶。

四个胳膊下夹着红毡子的汉子赶上前，把路边几棵丑怪的老榆树挡上，等轿子里的新人下来拜拜榆树精。

一定是赵元庚娶新奶奶。规矩都乱了，哪里要挡四块毡子呢？显财露富，老榆树精也未必领情。八个轿夫却不停，新媳妇也不下轿。好歹拜拜老树精，不拜挡它干啥？人们站在路边，去年侥幸长出的蒿草枯得发白，披挂着厚厚的尘土。远处田野里没一个人，再远是房子、窑院，也没一柱炊烟。谁家糟蹋麦种，在榆树后面出了些瘦苗。再没雨下来，苗不久就是草了。

娶媳妇还照样娶的，只有炮一响就来钱的赵元庚了。八个轿夫跨着“一二一”的操步，从目瞪口呆、脏得一模一样的面孔前面走过。骑红马背大红绣球的舅子前头招呼一阵，又到后面招呼。舅子细长脸，白脸皮，一根漂亮鼻梁，好骡子似的，眉眼倒文秀清灵，目光却是凛冽的，骑马不是庄稼人的骑法，是丘八骑法。所以人们觉得这舅子看着是个秀才丘八，打过枪，枪弹也送过不少人的命。他若是新媳妇的哥，新媳妇难看不了。她敢难看？赵元庚四十来岁娶难看的闺女图什么？

娘家咋没陪嫁呢？两行穿新袄的男孩子该是担嫁妆的，却都空

晃着两个手，屁股蛋凸凸的，藏着盒子炮？

逃荒人里有几个也荒唐，决定不去赶那趟煤车去西安了。他们远远跟在响器班后面，进了城关镇。

赵旅长的宅子在县城南边，迎亲队伍一进城门就停了，一个走在轿子后面的小伙子叫了声：“张副官！”

骑红马的舅子回过头，这才发现几十个人全停了下来。

小伙子指着蒙一层宣黄土的街面叫道：“看这儿！”

张副官已调转马头小跑过来，见宣滕的黄土上一滴一滴深红的血珠。小伙子又指指轿子，说：“从城门就有了！……”

张副官翻身下马，脸由白变红，再白，就白得不像人了。他不知怎样已到了轿子前，绣得有八斤重的轿帘给掀起来，里面的新人正安静地坐在沉重的红盖头下，什么差错也没有。再把盖头撩开一点，看见血是从她两只绑在一块儿的手上流出来的。

没去赶着扒煤车的逃荒人觉着值了，他们看见了戏里才有的事物。新媳妇用银簪子戳穿了腕子。这小闺女抗婚呢！要做祝英台呢！那就肯定有个梁山伯？是谁？！……路程再长些，说不定还真让这闺女自己成全了自己。

“嫂子，可不能！”张副官把红盖头猛掀下去。

戴凤冠的头抬起来。一张桃子形的脸上，也都是血，两只眼珠子于是成了蓝白的。

她右手上的簪子转了过来，尖子朝外。

“凤儿！”

这一叫，新人安静了些。

被看热闹的人们叫成“舅子”的斯文丘八和这位新奶奶看来不是头回见面，旁边的人们一模一样地瞪着眼，吸着鼻涕，脑子却一点不闲，跑着各种猜想。

张副官向旁边一伸手，一个扮轿夫的士兵明白了，解下扎在头上的红手巾，递上去。

“张副官，那边就有郎中……”一个上岁数的士兵说。

张副官仔细查看新奶奶的手腕。不只有一个洞，但伤势不重。一根簪子成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凶器。被士兵们称为张副官的男子非常冷静，根本不去看新奶奶的仇恨目光，只是把她两个腕子上的血轻轻擦去。他确实不是头回见这位新奶奶，赵旅长最初打她主意时，他隔着街盯过她。她是个漂亮人没错，但你觉得她不只是“漂亮”，没那么简单，就光是她的漂亮也藏了许多别的东西。她只有十九岁，但你觉得她见多识广。

“你可不能！”张副官掏出自己的白手绢，给凤儿扎上手腕子。又叫了一个护轿的兵去找水，把凤儿脸上的血擦洗掉。

士兵不久端着一缸子茶跑来，说是从一个茶摊上赊来的。张副官两根细长的手指尖把那条红手巾按在茶水里，蘸了蘸，再往凤儿脸上擦抹。凤儿的眼睛跟着张副官的手头动，只要快触到她脸了，她便猛一动。

“嫂子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”张副官白脸急得通红。“你这一闹，我已经不知该等着啥处置了。”

他叫两个士兵把凤儿的头捺住，他好歹把她那血头血脸的吓人模样抹掉了。

“我叫张吉安。以后还承蒙嫂子关照。”

张副官手里那缸子茶成了锈红色，凤儿的桃形脸蛋被洗出来了。他还是头回能跟这脸蛋凑得如此近，近得能看见她鼻梁上一根淡蓝的青筋，把两个分得东一只西一只的大眼暗暗牵连。黑眼仁真是有那点蓝色。据说她母亲是开封人，上几辈姥姥里有个犹太人……

张副官手上的茶突然翻了，几乎没人弄清它是怎样翻的。凤儿的动作很快，膝头那么一顶，带血的茶就全在张副官脸上、身上了。

凤儿就那么看着张副官，似乎也在纳闷他体面周正的模样怎么眨眼就狼狈起来。张副官眼看要来脾气了，却又陪上一个笑脸。

“嫂子，咱不敢太耽搁久，客人都到齐了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：你在这儿杻够蹶子吧。

凤儿又摆出个姿势，一只脚缩回去，意思是但凡有谁靠近，她都会把脚踢出去。那一脚踢到哪儿就算哪儿，踢到男人要命的地方也是没法子的事。

“嫂子，记住我一句话，”张副官突然低了声调，吐字却极其清楚：“留着青山在。”

凤儿突然给打了岔，腿放了下来。

张副官叫一个士兵拿了块干净手巾来，再次赔礼赔笑，让凤儿委屈一点，得把她的嘴堵上了。堵的时候他没有亲自上手；他退到一边抽烟卷，看着两个士兵给啐得一脸唾沫才完成了公务。

又起轿时，他听两个士兵咬耳朵，说那脸蛋子滑腻得跟猪胰子似的。张副官骑着马靠拢了他们，大声骂了一声“下流坯子！”马靴的脚底印已经清清楚楚留在士兵新袄子的肩膀上。

迎亲队伍顺着一条宽敞的巷子走进去，跟着看热闹的人挤不动了。他们说，果然就是赵旅长。

赵府大门口，二踢脚响了，响器班十二个乐师同时吹打，十来挂鞭炮紧跟上，炸得干旱了近两年的空气都要着火。青砖墙头上盖着黝黑的宽大瓦片，缝隙里冒出的草也干得发白，鞭炮的火星子偶尔落上去，冒起一小股青烟。走在轿子一侧的是个中年汉子，本该是新媳妇的娘家亲眷，但他现在是赵旅长编制里的一个伙食团长。他担了两个筐，一个筐装一只公鸡，另一个装一只母鸡。这时大半个城的人全让鞭炮、响器招惹过来了。也没人敢往前凑，怕这些护轿挡毡的拔出盒子炮来。他们自我约束地在赵府门口拉个大半圆的场子，看担鸡的人一把揪下公鸡的头，再一把揪下母鸡的头，把仍在蹬腿的无头鸡拎在手上，原地转了三个圈，放出的血如鲜红的焰火，看热闹的人们大声起哄：“好噢！”

上了点岁数的人挑理说赵元庚到底不是本地人，鸡血哪能那么野洒？那是避邪的，又不是跳神。

没人知道这位新娶的奶奶什么来头，弄这么大排场。娶第四房奶奶时，赵家只出动两辆骡车，就把人接来了。

接下去就看见两人把新媳妇从轿子上搀下来。细看不是搀，是架；新媳妇两只没缠过的大脚脚尖点着红毡子铺的路给架进了大门。

上岁数的人又说不对了不对了，新郎官咋不出来迎轿子？掀轿帘子该是他的事儿啊，还得拿根大秤杆来掀啊！给两个小伙子架进门的新媳妇盖着一个老大的红盖头，耷拉到膝盖，就那也看得出里头的新人老大不愿意。

响器班子最后跟进宅子，鞭炮还没放完。不久两个勤务兵抬了一大筐糖果出来，一把一把向人堆里撒。人都成了抢食的狗。少数大胆的往院子里张望，然后向胆小的大多数介绍说，赵府的三个院子都摆满了八仙桌，长板凳。

中院、跨院都坐着客人。三教九流的客人们看着新奶奶顶着个巨大的盖头，一项红帐篷似的飘移过去。正支应一桌军界客人的大奶奶一见，马上笑着赔不是，一面已经起身跟着红帐篷去了。大奶奶叫李淡云，是赵元庚一个老下级的女儿，宽厚贤良得所有人都心里打鼓，不知她哪时突然露出厉害本色来。

李淡云四十一岁的脸平平展展，一根皱纹一根汗毛都没有，眉毛也是淡淡的云丝，她就用这张脸隔着红盖头的一层凤凰刺绣、一层缎面、一层绸里子对新人笑了又笑。她一面笑着问“渴了？”“饿了？”“累了？”，接着又吐了句“苦了妹子了！”，一面又笑咪咪地隔着盖头对里头的人察言观色。

张副官风尘仆仆地进来，对她耳朵说了新奶奶使簪子扎自己腕子自尽未尽的事。李淡云不笑了。过一会儿，又笑起来。

“先去老太太屋吧。”大奶奶淡云说。她已从新媳妇侧边超过去，领

头往跨院走。张副官犹犹豫豫地跟上去。

刚刚走到廊沿上，就听堂屋出来一声喊：“我的车备好没？！”这一嗓子虽老，但难得的气贯丹田。

淡云停了一下，笑容更大了。她向两个架着凤儿的士兵打了个手势，叫他们暂停一下。

“备车去哪儿啊，妈？”淡云说，一面上去就给坐在当中太师椅上的老太太捶肩。

“我要回洛阳！”老太太大声说，显然不是单单说给这屋里的人听的。

赵老太太刚满六十，天天称病，但从她的吃、喝、拉、撒，声气的洪亮都表明她阳气很旺，精力是四十岁人的精力，体力也不过是五十岁人的体力。

“快进来吧。”淡云说，“先给咱妈磕个头。”她眼睛跟着被架进门的新人。“咱妈等着抱孙子，等了小半辈子了。偏偏咱姐儿四个不争气！……”

“谁和她‘咱’呐？！”老太太说。

“妈您就受她一拜……”

“别往我跟前来！”老太太往椅背上一靠，闭上眼。“我说我这几年的寒腿怎么又疼开了。阴气太重。昨晚房子上的野猫叫了一夜。猫通灵，早就闻着老墓道里尸首气了。昨天我就跟吉安说……”

张副官从门口跨进来。

老太太朝他瞥一眼：“我说吉安你这人就是属鬼的，真吓人！说

冒出来就冒出来，鬼似的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说得好听呢，你是机灵；说得难听呢，什么事都甭想背着你说，背着你做。既然你把话都偷听去了，我也不再用瞒你啥：我屋里的几件东西，我已经叫人搬回洛阳了，不然元庚那混账娶进来一个盗墓贼的闺女，以后少了啥咱也不好说。我的车呢？”说着她一只手抓起了拐杖。

“妈，您要当这么多客人的面走了，元庚的面子往哪儿搁？”淡云说。

“混账东西还要面子？娶杀猪的闺女，哭丧婆的闺女，我都认。非得弄来个掘人祖坟、丧尽阴德的盗墓贼的闺女！她能给张家生龙生凤？生的不就是小盗墓贼？”老太太已经拄着拐杖站起来了。

“老祖宗，您小声点！”淡云笑呵呵地说。

“你寻思院里坐的这些客人不知道女方是谁？你以为他们把她当哪家绸缎庄、银庄的体面小姐？”

大奶奶说：“来，凤儿，快过来给你婆婆磕头，求她别走……”

架着凤儿的两个小伙子用力按她的肩膀，想让她两腿打折，好歹下个跪。凤儿却越按人越直、越高。

“旅长说了，请老太太您千万留下，喜筵马上就要开始了！”张副官说。

老太太由大儿媳搀着，拐杖狠狠杵着青磕地面，一面像戏台上老太后退场似的挟风带电地往门口走。

淡云说：“就算您买个面子……”

“甭劝我，谁劝我我骂谁。还不带她出去？”她拐杖直着出去，几

乎戳到凤儿的胸口。“我这脊梁直过阴风！”

李淡云和张副官如释重负。他们知道老太太大致闹完了，下面只等儿子来下个跪，再挨她三五句骂，事情就过去了。

李淡云让两个士兵把凤儿从老太太院子的侧门架出去，穿过一个后花园，就是打扮一新的洞房。洞房在最后一进院子里，一点也听不见车马喧嚣，几棵梨树正打苞，毫无大旱荒年的痕迹。

也不知受什么人指点，赵元庚弄了张洋式大床做婚床。床的上方悬了一顶圆形纱帐，让李淡云和另外几个奶奶都背地笑它是个巨大的“绣花绷子”。这个巨大的绣花绷子垂着粉色西洋纱，底部撒开，中间开了个缝，床头像真的金器，闪的光泽一点不轻薄，上面镶了三块白底板，中间大的一块上是一男一女两个仙子，两边小的上，对称的四个长翅膀的男娃娃，肥嫩粉白，一身的酒窝。

大奶奶李淡云让两个士兵把新人架到纱帐开口处，在她肩上一按。大概是累了，凤儿没有犯倔就坐了下去。但软乎的弹簧床让她大吃一惊，隔着盖头也看出她像小兽落入陷阱似的惊慌了一瞬。

李淡云呵呵地笑起来。“看这鬼床，睡着能解乏？元庚偏要买！还是西洋进口的！”她说着在凤儿边上落了座，又把新人吓一大跳；那床又来了个大幅度沉浮，还嘎咕几声。

“元庚也不来看看咱妹子……”大奶奶淡云拍拍凤儿的大腿。那大腿立刻显出强烈的恶心，猛地架到另一条腿上。

“看看这鞋！”淡云不在意，蹲下来替凤儿脱下了绣鞋，“全是土！”她从床下一溜各色绣鞋里挑了一双大红的，给凤儿往脚上套。凤儿马上

蹬开了她的手。

两个架她进来的士兵可没大奶奶那副“能撑船”的肚量，上来就要请凤儿吃家伙。大奶奶给了他们利刀似的一个眼色。

“撒气撒得好！”淡云说。“好好地撒撒气！替我也撒撒！谁出嫁没气啊？我嫁给他时候比你气大多了！我爹把我的私塾断了……”

淡云又挨着凤儿坐在床沿上，眼睛并不看两个士兵，一只手嫌烦地向他们甩着手腕，撵他们滚蛋，嘴里还是软乎乎的话。

“我到现在气还没撒完呢！二十几年里头，我陪他出过多少次征？他三年一娶、五年一纳；过得好没我啥事儿，老夫少妻一打起来，我还得两头哄！”

她又拍了一下凤儿的大腿。凤儿朝床的一头挪了一下，想躲开她的手，但淡云也跟着挪了一下，大腿和大腿又挤上了。一个亲热，一个戒备。

“嫁进赵家，你我就是姐妹，虽说我这岁数你该叫我大娘。往后我就叫你五妹妹。他也四十出头了，也娶不动了，我看以后顶宠的就是你五妹妹了。”她看看盖头下面一动不动的凤儿，似乎有些被她劝服的意思。

“五妹妹，我知道你有个相好。不怕你笑话，我从小心里也有过人。哪个小闺女不是看戏长大的？不过那梁山伯、祝英台是戏台上的人，真过日子，你找个只会跟你作诗作曲猜谜的梁山伯咋弄？你也不能让你老父母晚来把他当靠山吧？”

李淡云看见一颗豆大的泪珠从盖头里滴下来，落在新得闪光漂亮的红缎子百褶裙上。想到自己那个梁山伯了，还是想到自己的老父母了？恐怕想到自己拿簪子扎腕子，要学闯坟的祝英台又没学成，正糟心呢。

“吉安呐！”李淡云朝门外喊道。

张副官并没有应答。大奶奶又喊了一声，他才道了一声“在”。他似乎是在别处听到大奶奶的传唤赶过来的。

“你去把那东西拿来给五妹妹过过目。”

“是。”

张副官五分钟之后回到洞房门口，招呼说东西他拿来了。大奶奶见红盖头被里面的呼吸吹得起伏一下，不动了。显然是凤儿在屏住呼吸等待，想见识“那东西”究竟是什么。从大奶奶的声气里也听得出玄虚。

“拿进来吧。”淡云说道。

张副官又应一个“是”，推开门，走进来，像交战事报告一样把一个牛皮纸夹双手捧给李淡云。

淡云说：“要说吧，我心里都泛醋啦！”她呵呵地又笑，拍了一下凤儿洒着一小滩泪渍的红罗裙。

凤儿又往旁边一挪，淡云跟着再一挪，两人的大腿又紧贴上了。凤儿显然怕的就是这个——李淡云的肉滚滚的厚颜的大腿。因为床太软，一个屁股坐下去就是一个坑，两个屁股紧挨着坐，坑越大越发深越发一陷进去就不能自拔。凤儿似乎无可奈何地坐在两

个女人的分量造出的坑里，让大奶奶热乎乎的体温像病一样过到自己身上。

“哎哟！”淡云叫道：“这是谁干的？！怎么把手腕子扎成这样？！门口那个谁——”

门口“那个谁”立刻应了一声：“在！”

“去拿点白药烧酒来！”大奶奶李淡云发号施令了。“张副官，人还没入洞房就见血，赵旅长准要骂你们饭桶！”她使个眼色，非常柔媚的眼色。

张副官明白了，从马靴里抽出一把匕首，走上来，割断了凤儿手上的绳子。他侥幸当时绑了她的手，她用簪子不那么方便，不然花轿肯定抬一个死新娘过来。

李淡云从牛皮纸夹子里拿出一张文书，搁到凤儿的大腿上。“喏，这是地契。元庚给他老丈人的礼不薄吧？”她看见盖头又给吹得动荡一下：下头那个女子看到自己身价了。“三十亩水浇地呀！”大奶奶的手在地契上和地契下的大腿上又一拍。

这回盖头下的人没动。

“三十亩水浇地在你们村顶个小财主了。你爹也用不着再干那缺阴德的勾当了。按说呀，他在赵旅长的地盘上盗墓，旅长毙了他都不屈他……”

红色的盖头忠实地耷拉着。再漂亮再俏，三十亩水浇地，方圆几百里也算一份漂亮彩礼。大奶奶淡云若处在凤儿的位置，也该知好歹识时务惜福了。

“你看看，这儿，是卖方画的押，这是你爹的名儿。”淡云胖胖的素手指点着一处又一处。

她感觉盖头下的目光跟向那一处又一处。她心里笑笑，想到女人们都可怜，见到这点东西就以为男人动了真情。

“等赵旅长一出门打仗，我就带着你们姐儿几个玩。我保你不想你那个梁山伯。等你第三天回门，把这地契交给你爹，啊？”

她看见凤儿把地契从腿上拿起来，双手显得很郑重。她家从祖上到现在，何曾见过这么好的水浇地？这下盗墓贼的闺女给收服了，肯定给收服了。

“这儿我给你预备了人丹，含在嘴里，不然人多，一闹开来，你没准心慌头晕。还得给你均均脸，……”她一面已掀开红盖头，装着没看见那没拭净的血迹，也没留意堵在凤儿嘴上的手巾。她漫不经心地随手扯下手巾，正要往门口的脸盆架走，凤儿一下子朝窗口扑过去，“砰”地推开雕花窗扇。

“来人呐！救命啊！”

凤儿的叫喊声宽亮高拔，一副天生的刀马旦嗓音。

院子里所有八仙桌周围的笑脸都呆住了，转眼又都窘坏了。

“抢人啦！……”嗓音突然又婉转凄切起来，抖擞着环绕院墙，成了一声大青衣上场前的哭腔。

所有客人们你看我我看你，很快一种“看好戏”的笑容浮到眼皮表层来。新奶奶凤儿还在长呼短啸。与赵元庚同桌坐的政要们觉得拿出任何反应都会太拙，只好端酒杯、夹菜、假装耳背，好在他